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十九　宋杜大珪編

李黄門清臣行狀　晁補之

崇寧元年正月己卯資政殿學士北京留守大名府路安撫使李公薨其孫祥祉祓禨考次事蹟以諉前史官晁補之為公行狀李氏系出皐陶唐虞之際皐陶為李李之字或為理而二姓同出陳郡苦縣其出漢將軍廣後者為凉武昭王暠暠之後為唐故李氏蕃天下公諱

清臣字邦直曽祖宗壽自邦直贈太傅祖士明贈太師考革贈太陽冀國公而程氏實生公祖以上兩世不仕冀國公中天聖五年進士第調邢州任縣令以卒世為魏人至公始以河患徙家洛師而卜安陽吉以其三世喪遷焉故其族徙居安陽公少孤七歲自知讀書日數千言甚楷經目輙誦巳能戲為文章客有自都來道浮圖火者公立兄旁言曰是所謂災非火也或有其蠹巳甚天固警之乎作浮圖災解類成學兄大驚年十有四

預鄉書高等其試禮部家抱以送羣目盡傾忠獻公韓琦異焉妻以其兄之子中皇祐五年進士第調邢州司戶遷晉州和川令時朝廷崇制舉轉運使何郯行縣取公文藁讀即以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薦文忠歐陽見其文大奇之曰蘇軾之流也以治平二年試祕書閣試文至中書未發也修迎語曰主司不置李清臣第一則謬矣開視果第一考官韓維亦曰李清臣有荀卿筆力時大雨京師巨異數見言者多議濮邸議及廷試同發

策者四人或語公宜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為證則必優等矣公曰此漢儒說以某異應某事清臣不能知民間得無疾痛不樂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之於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而止民之疾痛不樂而已又以謂縣官百須皆出於農比者陳鄧許亳饑農民皆死而他業之人自如也今為令雜征苛取使出於他業之人則農勸又

論吏而奪農與商以其強力遍為之而不役不征甚者顧還之於農商無以為吏則吏謷且欲崇禮制黜無功然竟以不附時議在次等授祕書郎簽書蘇州節度判官公以和川考滿當改官舉者踰十人而轉運使薛向以爭驛事未可用判流銓張掞曰何不以狀白無用向削公曰人以家保已而已舍之薄矣顧待之掞離席曰能如是安可量然公竟以制舉遷英宗記公姓名嘗語王廣淵曰韓琦固是忠臣但於避嫌太審如李清臣公

議當用尚數以親抑之既而詔舉堪館閣之選者歐陽
公首薦公會以陳夫人喪服除名試神宗内出孟子為
政本農桑論并學士院所策皆入三久虛等也擢集賢
校理知太常禮院久之齋宿於南郊叅知政事韓絳攝
事客去留公曰學士平居不及執政門形厚而神深貴
人也未幾絳宣撫陝西即奏公掌幾密文字就遷太子
中允檢正中書吏房公事故事賞軍功給空名宣敕或
留不塡至是宣撫司以為請務信且速潞國公文彥博

以為不可給公亦執故事白絳而好事者因詆公不當與韓公異會慶州兵亂其家屬應誅者凡九指揮公言慶兵造意不謀妻子宜用恩州故事配隷將士為奴婢絳從之及絳貶公曰我豈負韓公者因通判海州會直舍人院孫洙出守海州與洙同制科館閣一時觴詠傳淮海為盛事寛役法免漕渠失去而民思之遷太常丞復同知禮院忠獻韓公薨公狀其行神宗謂王珪曰李清臣叙韓琦事甚與麗良史之才也時公請補外得知

肅州上復謂宰相王安石曰可與一路又除提點京東西路刑獄建言創涼牢寒則至之遂遍行天下京東盜賊為天下劇公設耳目方畧捕且盡遷太常博士名充國史院編集官初劉攽以史官名而侍御史蔡確言其不可執政復擬他官以進上曰朕有人矣李清臣可既對上曰卿博通今古近臣罕卿比史官朕妙選也卿其悉意因賜五品服公為河渠律選舉等志文覈事詳人以為不減八書十志初安南用師公在京東因撰平蠻

書言漢以來用事於南者上之會郭逵奏大軍已至𣏌
榔村上以語近臣頗不能知上曰𣏌榔至某所五十里
而近至某所百里而遥嶮夷迂直如指諸掌左右皆驚
孫洙以書抵公曰上比論安南事近臣不知頗思通洽
士矣公然後知上於奏牘無不覽且採其說矣無幾何
遂名仍權判太常寺一日公方名客飲而中貴人踵門
公曰中貴人何為來哉俄呼曰傳宣李學士公遽出拜
則有旨撰楚國夫人墓銘楚國夫人英宗乳母也時孫

洙王存顧臨在坐曰内制不以屬代言者而以命子異
眷也尋差詳定郊廟禮文正其訛謬數十事事具禮閣
新編時安燾使高麗修起居注闕上復批出曰可李清
臣權俄即眞兼直舍人院後延和殿侍立上顧益溫蓋
載訪以禮樂之事公於經訓成誦數奏尤悉上亦自言
古先述作之義窮本極要與講磨久之慨然有意三代
之英矣踰年召試以右正言知制誥上嘗與公言前人
文章自漢以來不復師經唐惟一韓愈名好古亦不過

學漢文章爾公對如上旨會上以府左右院暨司録獄無以離合詳辨三司混金穀視獄不專詔曰稽參故事宜屬理官初置大理寺命公爲記公以謂王者立政以詔天下必辭尚體要則書爲近乃倣古立言所以導事者詞灝噩奇甚其載上訓之畧曰五教立本訓五法亟下是曰綦民治用弗格以成上德意先教後法之序既進上曰卿文章通經誥所增三十四字非不完也崔台符等顧挂名於其間爾繼命撰修都城記公又變其體

以進辭尤宏放上意喜曰與大理記文頓異自成一家
假龍圖閣直學士使大遼會御史獄簿責公唱和詩事
甚急且辭上曰卿朕所自知遠行無用此戚戚獄具有
司猶欲置公重地上曰詞臣難得孫洙沒後止此一人
逦第令贖金既還為翰林學士上欲厚慈聖光獻皇后
家封曹佾郡王謂公曰卿何日當直欲宣佾麻異姓而
王非例也為朕述此意其寵異他學士如此執政擬公
本官試吏部尚書上謂宰臣王珪曰安有尚書而猶承

議郎者乃授朝奉大夫尋遷朝散大夫上命清臣曰吏部掌銓衡閱人才多卿宜具姓名以聞公即以施行政事文學論議為四等百餘人以進後頗收用而公絶口不言人亦莫知元豐六年拜中大夫守尚書左丞舒亶常以事劾公至是亶以官燭飲食過常數吏議從贓坐執政惡亶是吏議公獨以謂亶誠有罪非贓也同列曰清臣黨亶爾公曰亶固不愛臣臣何為黨之其事事持平類如此神宗不豫久執政入問公行語門下侍郎章

惇曰延安郡王何不來侍樂清臣特出白之惇曰未可恐壞大事退集都堂公又語惇曰相公在此門下侍郎何不早定議惇連問王珪曰如何珪徐曰上自有子去然須垂簾議既定公復曰若臨事有異者鼎鑊不避也遽命取旨書延安郡王為皇太子又取旨書太后權同軍國事具入稟哲宗即位徙尚書左丞時元豐九年也未幾除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又知河南府歲饑奏饑祠部振艱食者所活以萬計移知永興軍名還為吏部尚

書姚勔駁之改知眞定府復以戸部尚書名爲宣仁后山陵使拜中書侍郎時元祐八年也姚勔復駁之上詔他官行下紹聖元年執政官及近臣繼出補外或得罪去而章惇自提舉杭州洞霄宮起爲宰相嫉元祐用事稍加貶逐後復籍太師文彥博司空呂公著已下三十餘人欲盡竄嶺外公與一二同列爭上前以爲更先王法度不爲無過然彥博公著等皆累朝舊老若從惇言必駭物聽非聖世所宜因出他舍請避位上敕行李無

出東府門命中貴人蘇珪趣省供職惇持論如前上曰
豈無中道如吕公者更無預渠事也於是始議勅榜朝
堂有餘置不問之語西夏兵入鄜延破金明寨去經畧
吕惠卿遣將襲逐而張輿戰没奏至惇怒曰失主將全
軍斷𩐛應斬者四千人公曰亡將亦多端先登爭利輕
身與敵令全軍斬畀時亡將全軍降虜矣上於是令下
吕惠卿隨宜裁處後得惠卿奏誅衛兵十六人而已初
宰相吕大防貶荆湖間逾年貶期滿公令中書檢舉議

復沮不行後同列與公進當貶人姓名或指為公曰此
南方博徒也意動常再駁公除官以激之公徐前曰動
或所見不同豈可以臣故重之上以為然動得罪薄公
在中書上論疏不一有飛語欲中公公懼丐罷政知眞
定府今上即位應吏部尚書名久之拜門下侍郎時紹
聖四年也哲宗祔廟遷右光祿大夫時太常議父子曰
世兄弟曰及事下給事中舍人等議或異太常以謂
今天子承哲宗統則哲宗自當為一世公上疏是之太常

議乃定公一日在府第坐胡床假寐夢為春詞却有返遼東之語示子祥曰非休證也懇出知大名府無幾何覺有大星晝隕阜昌門外葢公所生第側遼東之詞驗焉年七十一即其年葬於相州安陽縣蔡村之原公性恬夷曠達將啓手足以手整巾問日早暮報申時遂瞑而逝公三為執政徧踐三省為人寬和容物在窮約時所遵家訓至富貴不改其學務操聖人意以修身治心而記覽文章為餘事尤早為忠獻韓公文忠歐陽公所

器異未壯連擢科第一篇之出後生爭傳去為式既知制誥為史官代言之體叙事之法高文典册瓌雄雅典暐然一代之俊也補之出公門下故於叙公之行義不得辭謹狀

曽舍人鞏行狀　　曽肇

公諱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曽祖諱某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户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禄卿母吴氏文城郡太君

母朱氏仁壽郡太君公嘉祐二年進士及第為太平州司法參軍名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誥院嘗為英宗實錄檢討官不踰月罷出通判越州歷知齊襄洪州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緋衣銀魚名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年徙亳州又徙滄州不行留判三班院遷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兼判太常寺元豐五年四月擢試中書舍人賜服金紫九月丁丑憂明年四月丙辰終於江寧府享年六十有

五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勳累加輕車都尉元配吴氏光祿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綰太平州司理參軍綜太廟齋郎絅承務郎二女早卒孫男六人悊怘愈[illegible]怤[illegible]悊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卜以某年某月日葬南豐之某鄉某原曾氏姒姓其先魯人至其後世避地遷於豫章子孫散處江南今家南豐者自高祖諱某始也初蔵及參父子俱事孔子蔵樂道志仕孔子與之參以

孝德為世稱首而叅孫西恥自比於管仲其世德淵源所從來遠矣至皇祖大夫以直道正言為宋名臣皇考光祿博學懿文惇行孝友明古誼達時變位不配德著書垂後蓄厚流長天以道德文章鍾於公身以侈大前烈開覺後嗣寔命世之宏材不待文王而興者歟公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讀書數百千言一覽輒誦年十有二日試公論援筆而成辭甚偉也未冠名聞四方是時宋興八十餘年海内無事異材間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

起為學者宗師公稍後出遂與文忠齊名自朝廷至閭巷海隅障塞婦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所為文落紙輒為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惟恐得之晚也蓋自揚雄以後士罕知經至施於政事亦皆卑近苟簡故道術寖微先王之迹不復見於世公生於末俗之中絕學之後其於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得足以發六經之蘊正百家之謬破數千載之惑其言今古治亂得失是非成敗人賢不肖以至彌綸當世

之務斟酌損益必本於經不少少貶以就俗非與前世列於儒林及以功名自見者比也至其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葢天材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者憊精思莫能到也世謂其辭於漢唐可方司馬遷韓愈而要其歸必正於仁義言近旨遠雖詩書之作者未有能遠過也其為人惇大直方進止取舍必度於禮義不為矯偽姑息以阿世媚俗弗在於義雖勢官大人不為之屈非其好雖舉世從之不輒與

之比以其故世俗多嫉忌之然不為之變也其材雖不大施而所治常出人上為司法論决重輕能盡法意繇是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及也為通判州賴以治初嘉祐中州取酒場錢給衙前之應募者錢不足乃俾鄉户輸錢助役期七年止後酒場錢有餘應募者利於多入錢期盡而責鄉户輸錢如故公閱文書得其姦立罷輸錢者二百餘户且請下詔約束毋擅增募人錢歲饑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

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諭屬縣名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為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為種粮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為州務去民疾苦急姦强盜賊而寬貧弱曰為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齊曲堤周氏衣冠族也以貲雄里中周氏子高横縱淫亂至賊殺平民汙人婦女器服擬乘輿高力能動權貴州縣勢反出其下故前後吏莫敢詰公至

首取高置於法歴城章丘民聚黨數十橫行村落間號霸王社椎埋盜奪篡囚縱火無敢正視者公悉擒致之特配徒者三十一人餘黨皆遁是時州縣夫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幾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籍記有警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畧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告故盜發輒得有葛友者屢剽民家以名捕不獲一日自出告其黨公與袍帶酒食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徇諸部中盜聞多出自言友智力兼人公外示彰顯

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齊俗悍强喜攻刼至是豪宗大姓斂手莫敢動冦攘屛迹州郡清肅無枹鼓之警民外戶不閉道不拾遺閩越負山瀕海有銅鹽之利故大盜數起公至部時賊渠廖恩者既赦其罪誘降之然餘衆觀望十百為羣既潰復合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尤桀者隸將樂縣縣嘗呼之不出愈自疑且起踵恩所為居人大恐公念欲緩之恐勢滋大急之是趣其為亂也卒以計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者幾二百人又

擒海賊八人自殺者五人老姦宿偷相繼縛致者又數十人吏士以次受賞公復請並海增廵檢員以壯聲勢自是幅員數千里無敢竊發者民山行海宿如在郛郭毫亦號多盜治之如齊盜為引去公為人除大患者既如此至於澄清風俗振理頽壞關訟衰息紀綱具修所至皆然也其餘廢舉後先則視其時因其便為之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使者或希望私欲有所為公亦不聽也河北發民濬河調及他

路齊當出夫二萬縣初按籍二丁三丁出夫一公括其隱漏後有至九丁出一夫者省費數倍又損役人以紓民力弛無名渡錢為橋以濟往來從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於魏視舊省六驛人皆以為利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藏之以十五萬計至他州亦然既罷州人絶橋閉門遮留夜乘間乃得去襄繼有大獄逮繫充滿有執以為死罪者公至閱囚牘法當勿論即日縱去并釋者百餘人州人譟呼曰吾州前坐死者衆矣孰知非寃乎

在洪會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民若軍士不能自養者以官舍舍之資其食飲衣衾之具以庫錢佐其費責醫候視記其全失多寡以為殿最人賴以生安南軍興道江西者詔為萬人備州縣暴賦急斂芻粟價踊貴百姓不堪公獨不以煩民前期而辦又為之區處次舍井爨什器皆有條理兵既過而市里不知也福多佛寺為僧者利其富饒爭欲為主守賕請公行公俾其徒自相推擇籍其名以次補之授文據廷中

却其私謝以絶左右徼求之弊民出家者三歲一附籍殆萬人閫府徼賂至裒錢數千萬公至不禁而自止廢寺二皆囊槖為姦者禁婦女無入寺舍在明有詔完城既程工費而會公至初度城周二千五百餘丈為門樓十故甓可用者收十之四公為再計城減七十餘丈門當高麗使客出入者為樓二收故甓十之六募人簡故甓可用者量酬以錢又得十之二凡省工費甚衆而力出於役兵傭夫不以及民城成總役者皆進官而公不

自言也公嘗以謂州縣困於文移煩數民病於追呼之擾也故所至出政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無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事在州者督察勾稽皆有程式分任寮屬因能而使公總攬綱條責成而已蓋公所將領多號

難治及公為之令行禁止吏莫敢不自盡政巨細畢舉
庭無留事囹圄屢空人徒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若
無所用心者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聰明威信足以
濟之故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公嚴已而皆安其政
既去久而彌思之其於內所更官告院三班太常遇事
不為苟簡革官告院宿弊尤多凡所規畫至今守之不
改蓋公自在閭巷已屬意天下事如在朝廷而天下亦
謂公有王佐之材起且大任庶幾能明斯道澤斯民以

追先王已墜之迹然晚乃得仕仕不肯苟合施設止於一州州又有規矩繩墨為吏者不敢毫髮出入則其所施設特因時趨宜固不足以發公之藴又況其大者乎公自為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由是愛公者少為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吏十餘年人皆為公憮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既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之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逐公於慮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弛張

操縱雖出於已而未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為之動也頼天子明聖察公賢欲用公者數矣會徙滄州召見勞問甚寵且諭之曰以卿才學宜為衆所忌也遂留公京師公亦感激奮勵有所自効數對便殿所言皆大體務開廣上意上未嘗不從容領納期以大任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曾某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修撰既而復諭公曰此特用卿之漸耳近世修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

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也故世不以用公為難而以天子知之明於屬任之為難也公夙夜討論未及屬藁會正官名權中書舍人不俟入朝諭使就職時自三省至百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事以戒辭約義盡論者謂有三代之風上亦數稱其典雅皇子均國公俴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至是上特以屬公在職百餘日不幸屬疾遭家不造以至不起始公之進天下相慶以為得人謂且大用及聞公歿皆歎息

相弔以謂公之志卒不大施於世其命也夫公性謹嚴而待物坦然不為疑阻於朋友喜盡言雖取怨怒不悔也於人有所長奬勵成就之如弗及與人接必盡禮有懷不善之意來者待之益恭至使其人心愧而去遇僚屬盡其情未嘗有所按摘有以過誤抵法者力為辨理無事而後已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予賈必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

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平生無所玩好顧喜藏書至二萬卷仕四方常與之俱手自讎對至老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五百卷公未嘗著書其所論述皆因事而發既沒集其藁為若干卷後之學者因公之所嘗言於公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初光祿仕不遂而歸無田以食無屋以居公時尚少皇皇四方營飦粥之養光祿不幸蚤世太夫人在堂闔門待哺者數十口太夫人以勤儉經理其內而教養四弟相繼得祿仕嫁九妹皆

以時且得所歸自委廢單弱之中振起而亢大之實公是賴平居未嘗遠去太夫人左右其任於外數以便親求徙官太夫人愛之異甚嗚呼天奪吾母不數月又奪吾兄何降禍之酷至於斯極也豈其子弟積惡罰不於其身而及其母兄使其抱終天之痛為世之所大戮耶不然吾母之賢也吾兄之盛德也相繼而隕所謂天道常與善人果如何也為子弟者不自滅身罪固大矣又不能推原前人德善勞烈託於當世之文章以明著之

無窮是又罪之大者也矧公於某屬則昆弟恩猶父師其於論次始終所不敢廢維公於葬宜有銘於墓隧宜有碑於國史宜有載輙不自知其迷謬忍痛輟泣謹述公歷官行事如左至於論議文章見於公集者後當自傳此弗著特著其大節弗敢畧弗敢誣以告銘公葬若碑者且以待史官之訪焉元豐六年十月日弟肇述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五十至五十四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陳瞻燧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五十

宋杜大珪編

韓儀公丞相忠彥行狀

畢仲游

元符三年十月詔以通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南陽開國韓公為右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故侍中魏國忠獻公子也忠獻之子六人而公居長為人外和內剛美鬚髯姿貌辭氣大抵類忠獻而仁厚平恕無所矯飾自忠獻在時已有人望識與不識曰是魏公之

子也識與不識曰魏公丞相之子而如魏公宜其復為相也及為相制下都城傳市除目行道之間鼓舞相告先是公在仁宗皇帝朝常以太常少卿充大遼正旦國信使燕於其帳遼主問左右孰甞使南朝識所謂韓侍中否或言國信少卿貌類其父果類否對者曰實類遂使工人圖之至神宗皇帝時公復以給事中使遼持禮詳重姿貌奇偉凡在北廷之人皆拭目觀之及公為相後遼人賀正使蕭喜張從約來語行人李某曰比持禮

回北主問韓忠彥令安在從約對曰在大名北主曰何為未相而在大名耶居兩月聞為相制下北主大喜不覺聳其身而起曰此真宰相矣然忠獻魏公事仁宗英宗神宗為宰相久年定冊安宗廟隱然為時宗臣而公亦歷事四朝出入内外所至可紀卒亦至宰相則公之行可得而言矣公諱忠彥字師朴魏公而上七世家於安陽故公為安陽人以魏公任子恩守將作監主簿力學為文章登進士第改郊社局令勾當府司檢校庫丁

母魏國夫人崔氏憂服除改祕書省著作郎神宗皇帝即位遷祕書丞魏公辭位去國以故事名試除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宗室秦楚王後無嫡子嫡孫同母弟又無庶子傳至庶孫疑所襲議者欲舍庶孫而使曾孫襲封公奏言甲令所載與古異嫡長孫之外皆為庶孫既在庶孫之列則雖非見襲之子朞服兄弟亦皆庶孫矣今庶孫在也而舍之使曾孫襲封若有大功庶孫而無曾孫則將誰使襲乎抑遂除其國乎今秦楚之後無

嫡子嫡孫同母弟又無庶子則凡在庶孫之列而長者當襲之人也詔用公議會名故荆公介甫為翰林學士與學士呂公著同侍講邇英二人奏言故事講者坐而侍者立自乾興以來講者立而侍者坐請復故事下禮官議公以謂故事侍臣與講者皆坐或侍者坐而講者立或講與進讀者立而侍臣皆坐此人主之恩出一時者也顧皆無所輕重即人主不命而自請之則非禮矣孔子之時人臣或拜君於上孔子曰拜下禮也雖違衆

吾從下令侍臣講於上前而立五十年矣以孔子拜下之義觀之姑用乾興以來故事可也何必改詔是公議除兼本寺丞事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權開封府推官遷判官以太常少卿為大遼正旦國信使還丁秦國太夫人憂解所居官終制除三司鹽鐵判官三司火岀通判永寧軍事名還為三司户部判官丁魏公憂服除貼直龍圖閣知審官西院三司户部副使改鹽鐵副使超授右正言寶文閣待制高陽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

總管兼知瀛州是歲元豐四年也朝廷以夏人囚殺其長秉常用兵西方下米脂浮圖數十城夏人陰使遼求救遼人為移書至闕下朝廷報以兵端而敵書復來詞意悖慢會永樂用兵不利而當遣人使遼賀生辰上難其人二府以安燾為對上不可又以李承之李定為對上又不用上曰韓忠彥常使遼遼人信愛之而知其父琦有勲勞德望加重其子今日使遼忠彥其人也乃以給事中名公充北朝賀生辰國信使公至上前辭曰臣

嘗使遼而今復往無乃使敵人妄意中國爲乏人也上曰卿無言行矣西事未定無以易卿者公遂行遼人使趙資睦迓公境上行且問西事公一切以閑暇對之且曰西事小小役耳何足問及至其廷中縱觀者如堵皆咨嗟歎息乃使其國叅知政事王言敷燕公問夏國胡大罪而中國兵不解也公曰夏人之罪中國嘗移文矣觀所移之文則罪可知也言敷曰聞已還兵塞上信乎如此而南北大國之好可保也公曰問罪西夏乃細故

耳南北大國之好豈相奸乎言數更有他語公連以言拄之及還資睦詘服返曰先正侍中之制西事有攻策今取城若砦數十使先正侍中而至今快可知也公歸神宗皇帝勞之曰使乎使乎後大遼使至上復使公館客西北之釁遂解官制之行也章惇爲門下侍郎而給事中爲之屬乃奏言給事中不省之屬凡所封駁宜先禀而後上詔從之公曰嘻是執政之意也給事中失其職矣乃復奏言今月丁亥詔門下封駁視中書舍人封

還之制庚寅復奉詔門下封駮從執政官議議不同乃

上之竊以給事中與中書舍人任遇均也一則不稟議

而聽封還一則聽封駮而先稟議且所駮正之事執政

之所行也事當封駮則與執政固已異矣異而取決於

上乃其職耳而更從執政稟議是為失職願從丁亥詔

為正從之左僕射王珪為南郊大禮使事之當下者皆

畫旨直下類不由三省公以官制劾之曰南郊大禮所

下之事不從中書畫旨出一時者又不從中書奏審皆

非官制也官制之行將為萬世不易之典令行未朞月而南郊大禮所行已不用官制後將若之何神宗皇帝詔如官制於是中外之事必由三省而下法官郝京於大理司直有比例而無法吏部患之乃稟於都省而具鈔公曰官制有令必用法也令援比例而廢法是無官制也駁之神宗皇帝嘉公之守於是自吏部侍郎官都司官吏皆差次受罰而丞相與同列謝於殿上乃以公為禮部尚書俄遷樞密直學士定州路安撫使知定州

州貢文綾文絁有常數詔增貢文綾百匹絁百匹公上言唐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詔貢繚綾匹千德裕奏言若將匪頒臣下千匹豈足於用若止上躬自服何至多用千疋奏至遂停之臣幸遇聖朝則德裕前日之言亦臣今日所當言者唯陛下察詔許從罷之凡江東西二浙屬郡增貢之數亦罷遂召還為户部尚書而元祐會稽錄成其大較一歲所入不足以供天下一歲之用公深憂之因上言今天下乃祖宗之天下也祖宗之時歲

入之數多於所出故國計有餘祖宗之天下乃今之天下也今歲出之數多於所入故國計不足臣竊計之凡文武百官宗室之費加倍於皇祐而四倍於景德三班右選胥吏之數則又過之而天下二稅榷酤征商山澤之利校之於皇祐景德之前無以大相過也則國計盈虛正今日所當議者上遂詔議裁省中外冗費置局於戶部公復上言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室器械皆可得而議唯宮掖之費有司不得而見雖見

不可盡也按寶元中嘗詔入內內侍省裁節禁中之費報詳定所慶歷中又詔入內內侍省以章聖時簿帳較近年禁省之費以聞願陛下上法寶元慶歷祖宗已試之效亦詔入內內侍省裁節禁省之費報於有司使天下曉然知陛下節用裕民自禁近始天下幸甚當時所裁雖不盡如公意而歲省縣官之費已數十萬計上倚公以為執政者乆矣會尚書左丞某甫去位即以公為中大夫守尚書左丞趙瞻薨復以公為同知樞密院事

進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是時夏人已得所賜地方事
分畫丞相呂公大防關右人也喜用兵故西師尚未解
嚴而公意在偃兵息民以安邊境嘗曰兵在平日猶為
危事况今主上富於春秋太皇太后垂簾共政是豈用
兵時也故訖公在西府七年非甚不得已兵未嘗窺於
境外會宣仁聖烈皇后崩哲宗親政更用大臣數人其
下覬望爭取垂簾時事為言公見上奏言古者君薨三
年聽於冢宰不言古今異宜故有母后垂簾之制乃遭

會時變補天之隙權宜之大者豈得已哉昔仁宗皇帝
初年莊獻明肅太后垂簾共政及仁宗親攬政事言者
亦爭取垂簾時事言之仁宗曰是持情近薄不可聽也
乃下詔戒飭中外不得言垂簾時事遂出仁宗之詔為
上讀之哲宗皇帝嘉納久之謂公曰知人實難然自先
正侍中以來閣人必多矣今侍從之間率自引去誰可
以為侍從者公薦彭汝礪曾肇井亮采張舜民韓宗師
范純禮韓宗道七人且曰汝礪肇有詞學而以名節自

許亮采端亮不倚舜民質且有文宗師安恬久次臨事
不苟純禮宗道立朝守正無所阿徇皆今日尚書侍郎
給舍之選也哲宗皇帝亦嘉納用之然公自章申公為
相即求去位至紹聖三年正月始以觀文殿學士知真
定府改定州路安撫使知定州章申公幸公去且憚公
復來乃使言者言公在西府時嘗棄湟鄯之地降資政
殿學士知成都府不行復知定州改知大名府兼北京
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撫使先是魏公嘗以武康軍節

師鎮及定武熙寧中又以侍中判大名府有德於趙魏
之邦故定武大名皆生為立廟以祠魏公而公相去三
十年亦為鎮定師而知大名仍有惠政見稱於二邦故
定人魏人亦生為像於魏公之廟而祀之章申公憾公
未已又使言者言公嘗同尚書左丞王存聯奏請刋除
謝景初過名非是降中大夫會哲宗皇帝晏駕羣臣朝
晡臨道相傳曰名公矣又曰公今來矣及上即位以吏
部尚書名公都下相告語欣欣然如名其父兄也至則

除門下侍郎進封南陽郡開國公見上陳四事以裨新政一曰廣仁恩二曰闢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息用兵其廣仁恩之說曰孟子曰湯武之所以得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而唐封德彛教太宗用刑罰以治天下太宗曰是欲我失人心也本朝自祖宗以來推廣仁恩德澤以固結人心故方内大寧如泰山之安近年執政大臣稍騖於功利而以苛察相高政太急刑太峻其失人民多矣社稷之憂也願陛下遠鑒湯武太

宗之治近慕列聖之用心罪疑惟輕寛以御衆益推廣仁恩德澤以固結天下之人則人心安人心安天下不足治也其闢言路之說曰竊以中丞御史諫省之官自昔以為人主之耳目耳目之官人主豈可不自擇哉近年執政大臣慮臺諫之為已盡也乃布腹心於言路外雖不事請謁而中實相通以蔽欺人主耳目人主何利焉其間有論及時事與執政意少忤衆人曰其必以罪去而果以罪去矣願陛下旁求忠直厚重之士親加識

擢布在言路如其敢言有補惟陛下容納主張特加旌勸行其言而用其人則言路闢言路闢天下之事始可議矣其去疑似之説曰法無舊新便民則為利人無彼此當材則可用自紹聖以來六七臣者凡曰元祐之事不問其所從來一皆以為非是而不行凡元祐除用之人大則投竄小則退斥枉損人材無補於事且元祐者先帝在位宣仁權同聽斷之年也何負於天下而逆施如此願陛下用人之際無分熙豐元祐惟是之從惟材

之用則萬務畢舉天下安寧自無事矣其慎用兵之說曰臣自先朝蒙恩守土於外聞朝廷熙秦延慶涇原河東六路進築五七年間建置城若砦壘數十得地雖廣而不可耕皆由永興等路州軍轉餉以饋之虛内實外而中不可實自陜以西民力大困虜獲之數則增一為百失亡之數則減千為一願陛下試令有司考具用兵以來公上之費出於府庫及將吏官軍散亡之實幾千萬數而所建置城壘可耕之地收入以為用者其數幾

何而邊城父子肝腦塗地與官軍逃散瘡痍物故者其數又幾何則進築利害較然可見矣今日邊事惟亟罷進築之兵以休息中外惠養邊民則天下幸甚上皆嘉納之公自名還為吏部尚書未拜而為門下侍郎為門下侍郎踰月遂為相命既下公上免表其詞曰今蠹萌未消國是難一事無可否必分年號而後行臣恐忠邪槩指朋類而皆廢西方師老而財匱斗米至於千錢北道河潰而民流十室幾於九去大需更新而猶多禁錮

宿逋雖減而尚困追償方當大有為之時宜得不世出之主識者見而喜曰上醫醫國醫者識病則病可治也公既識今日之病天下其有瘳乎上既聽用公遂數下赦令蠲天下逋責盡還嶺外流人甄叙士大夫之遷謫者而内外之臣可任使及嘗為御史諫官忠直敢言與天下知名士數見收用公嘗與上從容論天下事上問政令之行猶有當先急者乎公因建言措宗皇帝即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由此能言之士獻言於朝者千萬

數令中書所編類章疏是也自章惇為政以來與上書言事者為讎敵乃置局編類摘取語言近似者以為謗訕故上書者率皆得罪大傷求言之體今臣聞編類之餘尤有五百餘疏繼從編類近日陛下又詔中外許直言朝政闕失然編類之令未除則能言之士必懷疑若懼疑者疑求言之意非誠懼者懼如前日之獲罪則令日求言之詔豈不妨哉臣願陛下亟詔有司盡將已類未類之章與省中所行編類前後文書納之禁中罷其

所置之局則中外之士無所疑懼而所求忠直之言始可來也上即詔罷編類局事章疏文書盡納之禁中仍詔公曰已焚之矣當是時中外欣欣然以為嘉祐治平之事可復見於今日也是歲郊天為南郊大禮使進右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儀國公而曾布子宣為右相子宣數至上前留身務破壞公所為以中傷公所引重者或勸公亦留身上前與之辯公曰宰相自有體如是又一曾子宣也其相去幾何道之不行我知

之矣乃上章乞罷相補外上封還所上章使中貴人趣
公至都堂視事而諫官吳材王能甫數奏疏言公以嚮
子宣意所便公聞之復上章請外章凡三上乃以公為
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而材與能甫言不已乃罷大
學士猶知大名初欽聖皇太后垂簾共政而故相章申
公惇猶未去位公與申公簾對皇太后曰登極之恩博
矣無所不被廢后孟氏可復也公退謂申公曰有故事
乎事體之間無所傷乎曰無傷及以事對上曰復孟氏

則可皇太后欲復孟氏而廢劉氏柰何復一廢一則上累永泰豈小哉公等執政也其執之公曰陛下之言乃謨訓也其敢不執退見皇太后皇太后盛以廢復為言不可易公援引古今具道其所以然以死爭之皇太后之議遂格故復后之詔曰元符之號定矣而永泰上賓無並后之嫌者公之意也而言者不知又曰是嘗搖動中宮乃降右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公自罷相守大名凡三黜怡然無所辯及言者誣公以中宮事公曰

是不可不辯也乃具言其始末上之而言者詆公尤力
遂降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居於懷言者未厭乃曰公
在位嘗棄湟州非是遂復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居於濟
及復湟鄯又謫磁州團練副使是歲崇寧三年十一月
也明年九鼎成大赦公得歸相又一年復太中大夫提
舉西京崇福宮如故俄復通議大夫請老遂還故官以
宣奉大夫致仕逾年薨於安陽之里第實大觀三年八
月二十日也享年七十二惟公系出博陸自高祖而上

載於顧命之碑與龍圖閣直學士潁川陳薦所撰次魏公之誌不備言也曾祖諱某太子中允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燕國公祖諱國華諫議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及公在位申贈燕魏二祖皆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而忠獻魏公以故韓王趙普故事贈不加也娶兩夫人皆故太尉惠穆吕公公弼之女嫡曰韓國夫人繼室曰冀國夫人四子五女十一孫三曾孫子治中奉大夫澡朝散郎浩奉議郎澄宣德郎女嫁蔡承馮

詢王傳約王朋約有既嫁而卒者孫曰肖冑肯冑廣冑完冑宏冑安冑寶冑膺冑昌冑莊冑曾孫曰觧協彬彧問公之所行孰為大曰公有大焉而人未之思也為其父為宰相而身又為宰相乎曰漢唐本朝父子為宰相者可問亦可記也美則美矣奚其大曰為其逮事五朝出將入相兄弟聯榮子孫衆多門下之士誦美無窮乎曰顯則顯矣奚其大然則公之所以為大者何也曰公質剛氣和居家不妄語笑内無機心外不事矯飾天下

之士不待被公之恩承公之力皆咏公賢而期公貴非
天爵之髙不至於此此則似大矣然猶未也益嘗聞士
處窮困甘藜藿褐衣蓬户生以為常及其遭時遇合都
廊廟位卿相得志之事日日在前而能不忘宿昔窮困
未遇之心者己為賢矣一旦失倚離權身折勢奪宜其
追惟宿昔窮困未遇而等之有以自處然尤憔悴枯槁
或愠懟而自失故屈平懷石亞父疽殞賈誼忌鵩張昭
塞户而漢唐以來公卿大臣以廢放不用而顛沛若無

以樂其生者比比是也而公生於魏公之世長於宰相之家席其舊德少有問望食飲服用居處行乎富貴者四五十年卒亦自為宰相豈嘗知閑放之事窮居之樂哉而崇寧大觀之間遭吳材王能甫之毀身被五黜僅夷庶士去都邑廟堂之重而寓異鄉下里之居辭公卿僚采之奉而接野夫鄉老之陋謝旌麾徒御之衆而甘輿臺僮使之約富貴之事物物不同而公中懷漠然不異平昔門下之士間得請謁於前者詞氣顏色了不見

其欣戚唯以上恩保全先衆人還鄉里叙慼而已則良為大也葢能用而不能舍能顯而不能晦能處安樂而不能處患難皆非成德也能用能舍能顯能晦能處安樂且能處患難然後為成德成德始可言大矣故曰公有大焉者此也公所著文章集為三十卷奏議二十卷魏公行事一卷家傳十卷藏於家未出謹狀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五十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五十一　宋杜大珪編

司馬文正公光行狀　蘇軾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温國太夫人祖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温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温國公母聶氏贈温國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内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

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陜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沒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虢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天

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辭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奇之及是為樞密副使薦公名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言

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勲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歷改集賢校理罷籍為鄆州從幷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已為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

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為河東憂籍請公按
視公為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兵五百
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
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
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
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
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為戰備
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三

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既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為瑞若偽為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勾院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

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諂從之後遂以為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為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為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為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

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 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顧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為諫官復上

疏且面言臣昔為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乆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黙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

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户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察公從容謂洙曰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户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

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

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名無諾君命名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名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兗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為兗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名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為此汝輩教之杖乳母

數十名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為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為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璋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

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略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陵忽轉運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史讙譁而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階級於用法疑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

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册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宫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正為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

仁宗崩英宗以哀毁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謟如羅崇勲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為後元帝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

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為戒時
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
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
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
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英宗疾
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
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
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為不

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
太后以防矯偽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
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
為功則宿衛將帥内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
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
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頼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
覆革面交構兩宫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
謝天下詔以守忠為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時

有詔陜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歷間籍陜西民為鄉弓手已而刺為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南畝彊者為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名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為

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令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為之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敕吏以公手藁為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訩訩御史呂

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
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
祭而延州指使髙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
於朝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畧吏
士趙滋為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
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
李中祐為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邉域附順時好
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傲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

禍生於高宜北人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為法而以中祐為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内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

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誥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内臣至閤門彊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為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為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

侯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説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句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内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

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大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
為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
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為盡罷寄資
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
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
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
降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
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

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為閤門祇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祇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厮役為之英宗山陵公為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

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即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准律因犯殺傷而自

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為所因與殺為二則故與殺亦可為二邪自宰相文彦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為深恥於是群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

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悦手詔答公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為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

曰常衮辭賜饌時議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衮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

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為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土

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土堤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蘆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王安石始為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為真

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

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

中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

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徙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訩訩何也王珪曰臣疎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彊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

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

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日上

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佞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便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

者意謂呂惠卿對賔容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茍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閭里惡少為奇兵調民為乾糧皴飯雖内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

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皺飯昔嘗造後無用腐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

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澀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畧如六事加詳盡慼槩親書緘封置卧内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宫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

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苦
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群
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
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
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
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
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
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

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内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寛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

下畧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覃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絶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吕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髙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

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

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

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名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

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覲新政而進說

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

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

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

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

跐者棄市喈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貽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宫市五坊小兒暴横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

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

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
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
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
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
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
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為
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畧以和戎
為便用兵為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

文彦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隷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為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

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
事詔公肩輿至内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公
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糴糶法
以歲上中下熟為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糴貴及上
等則減價糶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糴及上等而不
糶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虚已以聽公公
知无不為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
薨于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

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温國公諡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户部侍郎趙瞻入内内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陜郊陜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

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晩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
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
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
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
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
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
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
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

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
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
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考異
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
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
說二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玄經
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
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

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祕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為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二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

親爲製叙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潁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温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公歷事四朝皆爲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葢有

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為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為詳故錄其大者為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謹狀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五十一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五十二　宋杜大珪編

曽太師公亮行狀　曽肇

維曽氏系出於禹為姒姓其後有封于鄫者歴夏商周傳國不絶春秋時見滅於莒太子巫奔魯去邑為曽氏巫孫蒧實事孔子至參又以孝聞曰元申西繼見經傳其後久晦不顯唐廣明中有自光州固始縣避亂徙家閩越遂為泉州晉江縣人者公之七世祖也又三世而

生瓚是為公高祖自高祖而下三世皆仕閩越高祖為泉州録事參軍曾祖泰公為司農少卿泉州節度掌書記皇祖魏公為泉州德化縣令皆奕世載德畜而不發至魏公始歸朝為殿中丞致仕皇考楚公遂以文學政事顯名朝廷至公而曾氏遂大顯矣楚公舉進士太宗朝與陳文忠公試於廷文皆傑出並授光禄寺丞直史館而楚公次文忠公為第二俄特遷殿中丞知宣州賜緋衣銀魚近世進士起家之盛未有如此者也終尚

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公既貴贈楚公而上三世皆至公師封大國又封曽祖妣秦國太夫人蕭氏祖妣辛氏辛氏韓國魏國太夫人妣吴氏黄氏秦國楚國太夫人公少力學問能文章乾興初仁宗即位時楚公守池州以公持表入賀授試大理評事不赴調舉進士第五人中第授太常寺奉禮郎知杭州臨安縣未行改知越州會稽縣公初試吏即能聽决獄訟吏莫能欺縣有鑑湖溉民田湖溢則反為田病公為即曹娥江堤疏為此

門泄湖水入江田以不病民至今賴之坐親戚置田部中公宦不知左遷監湖州酒務歸遷光祿寺丞監在京麴院歲課大溢特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明道改元覃恩遷祕書丞丁楚公憂服除監在京都商稅院遷太常博士近臣薦公學行授國子監直講是時元昊叛西邊朝廷議出兵討之公自以任博士得以古誼迪上且敵人反覆桀驁宜以德懷柔不率然後加兵著征懷書一篇奏之其後元昊請臣中國卒不出兵徙諸王府侍講兼

睦親宅北宅講書潞王宮教授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故
事王府侍講歲滿進記室直史館賜三品服公以積累
而遷非其好也獻所為文名試學士院授集賢校理發
解別頭進士得人為多後有至公卿者俄兼天章閣侍
講史館檢討遷尚書兵部員外郎修起居注當試知制
誥宰相賈文元公公友婿也以親嫌為言除天章閣待
制遷尚書刑部郎中文元公罷遂知制誥兼史館修撰
丁楚國太夫人憂服除名入翰林為學士遷中書舍人

公自校理以至為學士皆兼侍詔是時仁宗勵精稽古博延儒學之士講論六藝有不任職往往罷去獨公以道德勸講歷十餘年事有可以趣時為之者多傅經啓迪繇是眷奬加厚一日名執政侍從之臣策訪政事時公侍楚國太夫人疾謁告家居亟以手詔就問公條六事以獻其畧以謂完堡柵畜兵馬使主兵者久於其任則敵騎不敢窺邊取之得其要任之盡其材則將帥不患無人損冗兵汰冗官節財用省徭役不專在農則耕

者勸又陳古者取六郡良家子為宿衛及府兵番上十六衛之制以明今宿衛之失言狂者似直愛憎似忠以明聽言知人之難而人君得其言則當審覆而後行以消讒諛之風葢皆取當世之所先急而便於施行者以為說云既以經術開導人主至於朝廷典章故實律令文法無不練習而臨事明敏果敢歷判尚書刑部兵部吏部流内銓知審刑院太常禮院判太常寺兼知禮儀事句當三班院異時領省事者多以貴達且數遷徙類

不省事吏得並緣爲姦公周覽詔條考校簿書分別是非可否不爲苟簡故所至舉職皆有能名其在刑部果於直人之枉選人以毆父妾得罪其實爲妾所毆拒之因誤傷妾非毆也訴於刑部公欲直之同列之長者不從迺獨請對卒與之直三班吏員冗雜吏非賕賄不行又第貴戚權要子弟恃勢請謁公至盡取前後條目爲之區處按以從事吏束手無能爲而人亦不敢干以私後至者莫能易也其治他司亦然歐陽文忠公不妄許

人至三班嘗以不敢易公舊事為言其為世所服如此
與詳定編勅修武經總要多所裁定又嘗專奉詔修游
藝集書成賜一子官辭不受數以疾請外改端明殿學
士知鄭州鄭居數路要衝冠葢旁午州將疲於應接鮮
能及民事公獨詢訪閭里為之除害興利轉運使歲多
無名率斂而輔郡尤甚公至一切不報有不得已者使
民以常賦代之民以不擾至今思之公為政惠和而尤
能鈎考情偽禁戢姦盗郡故多寇攘公至悉竄他境路

不拾遺民外户不閉至號公為曽開門嘗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文求盜公諭以境内無盜必從者自為也索之果然使客慙服以為神明未幾復名入翰林為學士知開封府其政如為鄭時而人亦習聞公所為不勞而治强宗大姓莫敢犯法畿内之盜逌逃遠去京師肅然居三月擢為給事中叅知政事提舉修唐書時嘉祐三年六月也明年加禮部侍郎又明年除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兼群牧制置使六年閏八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公既執政益感激奮勵其為樞密使修紀綱除弊事數裁損冗兵又更制圖籍以周知四方兵數登耗三路屯戍衆寡地理遠近及在相位與韓忠獻公戮力一心更唱迭和其所更革廢舉尤多以謂政事以仁民為先故其志尤急於去民所疾苦而補助其窮乏罷弛茶禁歸之於民籍户絶田收其租為廣惠倉以廩食窮獨其他施設多此類也當是時天下無事仁宗委政大臣垂拱仰成而海内充實朝廷謐清

群工百司奉法循理刑罰寛平黜陟有序田里無名發之役四方不見兵革之事者宰相輔佐之力也甞與韓忠獻公力賛仁宗蚤建皇子以為天下萬世之本前此固有言者未之開納至是感悟儲貳乃定八年三月英宗即位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英宗哀疚感疾太皇太后權宜聽政公調䕶鎮附夙夜不懈加户部尚書治平二年英宗不豫即牀下奉手詔立令上為皇太子明年正月令上即位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俄拜尚書

右僕射提舉修英宗實錄熙寧二年十月富鄭公辭疾去位又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初封英國公後改兖國公又改魯國公在位久熟於朝廷政事尤矜慎決獄異時四方以獄來上者委成有司二府總領綱紀而已公得奏讞必躬自省覽原情議法密州銀發民田中盜往强取之大理當以强盜應死執政皆欲從之公獨以為此禁物也取之雖强與盜民家物有間固爭不決

遂下有司議如公言比刼禁物法盜得不死先是東州地産金銀坐强取者多抵死繇公一言自是無死者盖公推析律意不差毫釐而主於平恕類皆如此謂夷狄驕於姑息屈於理折契丹縱邊人漁界河邊吏不能禁拘又數通鹽舟益患之或謂與之校且生事公曰不可因循不禁後將為患獨可委之强臣且言趙滋守雄州其人强勇有謀可任因諭以風指滋果能明約束設方畧絶其鹽舟而漁者亦皆遠去諜告敵欲遣泛使滋又

沮之曰泛使非誓約雖至不敢上聞卒不至契丹賀正使在館故事賜宴紫宸殿時英宗不豫命宰相就館宴之使者以非故事不就席公責以賜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也人主不豫必待親臨非體國也使人處之安乎遂拜賜夏人犯大順城朝廷憂之公以為彼方荐饑姑絕其歲賜遣使詰問必窘急謝罪或曰得賜尚爾況絕之乎公曰彼雖戎狄固能擇利而處也卒遣使皆如公言羌酋嵬名山舉族來歸且言可率他族内附种諤乘其

勢取綏州又欲因其謀招致他族或謂夷狄懷詐未可信且欲棄綏州上以問公公言舉族而來決非詐綏州我故地也既得之何可不守然遂欲招置他族則我素無備非倉卒可為未宜揺動其衆後遣習邊事者計之不能易公說公更踐二府以至為相十有五年近世處高位者莫如公久其事君接人語默動靜一皆有法而尤小心恭慎不立朋黨推遠權勢未嘗納請謁市私恩對家人子弟不語及公事每為密奏輒削其藳其忠言

正論與夫推賢揚善謀大事定大策凡語於上前者退而不伐亦不言於人故人亦莫能盡知也仁宗末年大臣一咈公議往往免去公終其世内外無間言再被顧託歷事三朝至今上時受遺輔臣獨公久於其位上亦篤於信任不為流言所惑嘗有朝士上書言兩浙濬漕河廢置埭閘非便特以旁郡有公田園賴以為利上雖不入其言公固請辨之遣使者按驗其言果謬公亦自言其人嘗私謁不遂今其書具在幷以奏焉遂黜言者

公復固請寛言者罪上繇是益賢公眷待有加蓋公遇事不為姑息數裁抑僥倖不以毫髮假借小人不便思有以中傷而莫能得其隙故欲以是累公云公自處顯每思止足嘗因亢旱引咎累章祈罷免上以手詔諭公曰雖十百上猶不聽也年七十即上書還政不從自是數以為言又三年而後許之猶未得謝進司空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中為集禧觀使五日一朝時三年九月也公春秋雖高筋力尚壯時方出師西討欲得元老

大臣鎮關中以為重強起公為永興軍路安撫使判永興慶州卒盜弄武庫兵且有外應雖已伏誅而餘黨散逸自陝以西皆警教閱義勇置官提舉以備非常強陲益兵轉運使又請移內地賦税以實邊人情騷然不安其居公至曰叛者誅矣胡為張皇如是一以鎮靜待之罷提舉教閱義勇官委之州郡訓練三將以備邊分屯於河中府及邠涇州不煩饋運遂又奏罷移税由是州郡晏然乃益繕治城壁戍器增修政事之闕者雍邠山

林阻深姦人依以為盜取富人物如己有一不厭其欲
則幷其家害之為患久矣公至購以厚賞分兵搜捕不
數月殆盡部多豪右喜為飛語以動搖在位且邀姑息
有聲言營卒謀結外冦以上元夜起兵為亂至聞京師
州人大恐兵官陰為備請公毋出游公不為動是夜特
率賓佐置酒遨觀夜艾而歸人情遂安飛語亦息陜西
既無事乞還許之復為集禧觀使固納節請老許其歸
仍進太傅公之歸也上欲賜公第公辭以舊廬粗庇風

雨於寒族為稱不敢當上不奪其志然使者存問日月不絕謂髙年宜肉食數賜羔公遇同天節則必入朝上壽慰撫良厚上祠南郊亦奉詔陪祠卒事無廢禮其後得末疾不能朝上再祠南郊以公不能從特詔賜賚依陪祠故事固辭不得葢上之優老念舊於公尤篤故恩禮之厚如此公雖不能朝上猶遣中使詔問北陲備禦之策公歷述近世及祖宗已試之畧有驗於今者凡千餘言以對公既家居日與賓客族人置酒奕碁為樂

或使諸孫誦讀文章閒乘籃輿惟興所適每歲首執政大臣連騎過公飲酒賦詩以為故事既退四年次子孝寛為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簽書樞密院事時公壽考康寧食其養禄論者謂父子世為公輔天下固以為榮然世或有之至如公罷政事纔六年親見其子嗣登政府而其子入則侍帷幄賛國論退而承顏侍膳雍容膝下一時之盛雖古未有也初其子迎公居西府久之公曰吾老矣一旦被病不起不宜污官寺遂葺舊廬以歸

未幾而公屬疾矣元豐元年閏正月戊戌薨于正寢公

為人力厚莊重沉深周密平居謹繩墨蹈規矩及處大

事毅然不惑至其成功欿然如未嘗有為也居家謹嚴

無惰容雖在高位常屈己下士賔客至者人人盡其說

然亦不曲從也其處富貴以清約自持自布衣以至公

相凡所奉養亡甚異也其家人子弟帥公之教不為驕

侈子弟修廉隅力學問如寒士不知其為勢家貴族也

性尤愷悌待故舊不以富貴易意任子恩多推與旁宗

外族及致仕而歸諸孫多未官者平生善讀書至老不倦博識强記晚年精明不衰對賓客談論誦舊學引朝廷故事亹亹不絶聽者忘疲晚探佛書造性命之理寢疾家人數勸勉進藥餌公卻之曰物盛則衰固其常也非藥餌所能終辭色不亂有文集三十卷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號推誠保徳崇仁守正協恭賛治忠亮翊戴功臣食邑一萬三千五百戶食實封四千九百戶娶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先公卒

封鄭國夫人以子貴封魯國子三人長孝宗尚書虞部員外郎次孝寛次孝純殿中丞女一人適光禄寺丞周汰孫七人諝詵説諴詠訥誼訥為祕書省校書郎餘皆太常寺太祝諝先公一日卒公之去西府居也詔許其次子往來就養而其子三請解機務不許方繼有請而公薨矣自公寢疾上遣中使挾太醫診視又命輔臣至第存問訃聞特輟視朝三日車駕臨哭盡哀三月丙子又為素服哭於苑中贈太師中書令配享英宗廟廷賻

恤加等勑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韓縝攝鴻臚卿同
入內內侍省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典護喪事以五月
庚寅葬于開封府新鄭縣東里鄉北趙村之原以魯國
夫人祔維公以儒術吏事見推一時履和蹈義篤行不
怠故能奮於小官不繇黨援周旋侍從致位宰相佐佑
三世有勞有能定策受遺功施社稷知止克終老而彌
劭為一代之宗臣可謂盛哉是宜銘書太常配食清廟
誄行易名傳之史官以信後世稱主上襃顯勳舊垂於

無窮之意謹具公歷官行事狀上尚書省以移太常以

告太史謹狀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五十二